



编者的话

上期五月刊发了00后的元宇宙故事后,收到了众多青年的反馈和来稿。今年以来,中国青年报社首创青春元宇宙文化生态,邀请青年共同书写青春故事,传播中国声音。青年们,欢迎你用文字、图片、动漫、视频等各种方式,来和我们一起潮玩青春元宇宙,一起向未来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(v_zhou@sina.com),与五月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的网,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另一个我(小说)

张倩玉(22岁)
西安财经大学学生

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,当我打开信箱时,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里躺着一副泛着青光的黑色眼镜。或许是快递员送错了,我可没买过墨镜。我这样想着,顺手戴上了这副墨镜。霎时间,我眼前的光景变了副样子:路边的灌木变成了绿色的像素格,路过的行人变成了积木垒起来的滑稽形象,比如邻居张太太,她卷曲的头发在墨镜的扭曲重组后,变成了一片未煮的泡面。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。

正当我兴致勃勃观察着全新的世界时,眼前弹出了一个浮动的通知框,系统显示我开通了新的功能,随着我的手指移动,选中的物体出现了三个选项:升级、删除、恢复。这使我更加确信了一件事:这个墨镜或许是一款全新VR游戏的体验版。

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随手选中了路边的一株幼苗,点击升级,没想到这株幼苗立刻长成了蒲公英,被一阵风吹散在我身边。我摘下眼镜,没想到刚刚的幼苗真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。

母亲将晚饭端到我面前,我看着餐盘里讨厌的西兰花,突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主意,趁母亲转身的瞬间,我戴上墨镜,选择删除。果然,西兰花消失了。母亲看着空餐盘以为我都吃光了,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老师说: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,拥有了这副眼镜,我将会成为英雄!

一位女士的衣服被勾破了洞,我用恢复功能使她的着装变得崭新;一只流浪猫正在捕捉池塘里的小鱼,我用升级功能使手掌般大的鱼变得手臂一般粗。可是,这些小事并不能满足我。即使没有这副墨镜,我也可以帮助别人,这还不够。我这样想着。

正当我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发愣时,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随着我的手指指向镜子中的自己,点击升级,我仔细感受着自身身体的变化,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。

我失落地走出家门,正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拉扯一个女孩。男人蓬头垢面,油腻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,他的手指粗糙有力,死死地握住女孩的胳膊,女孩拼命挣扎。这个男人是不是在绑架女孩!有人喊快报警,此言一出,人群骚动,男人也愣住了。我趁机选中了男人,点击删除。这个大汉突然消失,只剩下满地的破旧衣物,人群炸了锅,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,受惊的女孩愣在原地,眼泪还挂在脸上。

这是我第一次将眼镜的删除功能对人使用,惊魂未定,可在心悸之余竟然隐藏着对强大力量的满足,我感受到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积攒,等待爆发。

晚上,邻居张太太又在跟丈夫吵架。我透过窗户看到哭红眼的女人,和正在挥舞拳头的男人,正当男人准备施暴时,我再次用删除功能解决了这场纠纷。我能越来越早地发现问题,一旦对方面露凶相,或者表情怪异,也许下一秒他就会伤害他人,我会立刻用删除解决一场未发生的灾难。我躲在眼镜背后,似乎做着正义的事。

这天我又遇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壮汉,他凶猛地瞪着每一个路人,正当我打算删除他时,不料被路边的石墩绊倒,墨镜摔了出去。再看那个壮汉时,他分明是个斯文和善的男人,对每个路过的人都报以微笑。

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,这不是代表我曾误删了许多生命,在像素的世界里,没有红色的血液,没有残忍的画面,一切都在沉默中爆发,在沉默中消亡。我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升级,原来升级的是我的戾气和麻木。

我将墨镜放回生锈的信箱,将它尘封起来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,挽回被我武断删除的生命。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,也许承认自己平凡并不可怕,我会靠自己力量帮助别人。快看那朵小黄花,一眨眼它就长成了蒲公英。一个孩子激动地指着草坪,对身旁的母亲说。

这似曾相识的场景,将我从前旧的记忆里唤醒,当我冲回家打开尘封的信箱时,除了一片铁锈,什么也没有。

元宇宙问诊(小说)

谭鑫(28岁)

作为心理医生,苟安今天却差点被一个病人勾起了隐疾。

患者叫李遇,是一个潜水员,此刻她正坐在苟安面前:我有一次做梦,一个人在湖中训练,水色平静,泛着深绿。一个深潜过后,我突然发现背后有一群黑色的鲸鱼在水下静静地窥视我。它们的眼珠像一盏盏圆滚滚的灯,我往左它也往左,我上浮它也上浮,我不动它也不动,像个刺客如影随形。我醒来已经感觉喘不上气,心口猛颤,头皮发麻。

李遇溺水一般,额头布满汗珠。她深深吐出一口气,说:那次过后,我连深蓝色大海的图片都不敢细看,我患上了我们这行的职业癌症——深海恐惧症,没法再继续工作。说来好笑,我做过最吓人的梦,竟然是几条鱼。

苟安递给李遇一个安神枕,示意她先躺一躺。大海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试炼场,而迄今人类对海洋的了解不过百分之十,屡次征而不得所产生的畏惧与神秘,或许早已进化成一种基因烙印,刻入人类的共有感官中。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,深海像一个恐怖的

深渊;对于会游泳的人来说,深海何尝不是一个幻变的梦魇?深海恐惧症会让人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密闭的空间中难以逃脱,从而心怯、惊恐,由此对现实世界感到深深的绝望。

这只是一心理障碍,可曾有过自我克服?苟安问。

开始我跟你的想法一样。我曾在医生的建议下用药物,甚至也强忍着不跟着朋友们去海洋馆、密室逃脱,练胆,却感觉加重了病情。

我表达词穷但感觉茂盛。经常能察觉到,令我恐惧又难以逃脱,却注定要经历和破灭的那个密闭空间无处不在:关了灯的厕所、高跟鞋口的水杯、向下坠落的电梯、不知尽头的宇宙。李遇闭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,像在吐露自己内心的禁地。

苟安惊出了一身汗,他转身拉开窗帘,让屋中的光放到最大。李遇的话,让他想起了在实习时遇到的孔想。

孔想是苟安的师兄,还是一个天文恐惧症患者。深海恐惧和天文恐惧是一种孪生病症,恐惧皆是源于未知,将人类的渺小与外物的浩瀚作了过分对比。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痛苦来自过分焦虑,甚至是杞人忧天,但却

总会不由自主对深海或星空心有余悸。这也是这类恐惧症的可怕之处,像吸烟一样,明知有害却依然沦陷,继而提前望穿了宇宙万物的终结,目光锁定于渺无边际的寂灭,最终放大了对现实和生命的绝望。

可惜的是,十年前的孔想最终没能抵挡这场疾病,成了苟安和导师永远的遗憾,也坚定了苟安投身心理学的决心。对于苟安而言,十年前有限的医学条件或许才是孔想真正的死因,那时人类对元宇宙的开发,也仅仅只是一个互联网冲浪般的构想,没有架设出医学的赛道。当然,也未开辟供孔想逃生的通道。

还好,李遇赶上了一个科技迭代最重要的十年。苟安拿出一顶类似航天员的头盔给李遇戴上,连接起一根鼻饲管,对躺在座椅上的李遇说:你当它是一场梦。醒来后,你将是人类历史上首个接受元宇宙心理治疗的人。

恕我冒昧,什么是元宇宙心理治疗?元宇宙像是一场盛大逼真还能存档的虚拟现实。诗人李白在一场宿醉后挥笔写下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是元宇宙,音乐家塔蒂尼将梦中所听旋律写成曲子《魔鬼的颤音》,也是元宇宙。兼具庄周梦蝶的妙趣和魔法物理的神奇,人类发明的艺术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电影、游戏等,本质上都是载体不均的元宇宙。

这跟我的病情有什么关系?元宇宙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在里面时间能够加速,空间可以压缩,可以是蚂蚁,也能做盘古。孩子可以借此观赏人生未至的风景,老年人可以通过它重获青春,科学家可以无限试错,触摸宇宙的边界,病人在清明梦境的保护下,也能直指内心,抛却了唯一弱点的肉身,更能坦然面对恐惧,胜负取舍皆在一念之间。只是因为元宇宙的开发有限,目前医学上只能治疗心理疾病,还不能攻克身体病痛。

那元宇宙会不会有成瘾致幻的风险?这便是事物定性的两面性吧。若是暴饮滥用,饮食无害也可取人性命;只要用量得当,罂粟入药也能救死扶伤。和现实中一样,我们人生的唯一驱动力是意识,它将引领我们去做得正确的事。某种程度上,这也推动了人类不断探索和前进。

李遇点了点头,苟安按下了启动键。在一阵提示音后,李遇闭上眼睛,在脑海浮现的画面中选择了深海,以一个久违的潜姿,跳入了元宇宙。

睁开眼,苟安看着眼前世界有些短暂失神。对面的女医生见怪不怪,没有说话,只是带着笑意耐心望着他。在她起身的瞬间,苟安看到了她身上的工作牌,上面的名字异常熟悉——李遇。他的记忆如泉涌来,他知道,自己已回到现实。

李遇接了一杯水递给对方,孔想,这次你以元宇宙心理师苟安的角色进入元宇宙,有没有收获?孔想屏住呼吸,接过水杯一饮而尽:我现在所处的现实,会不会又是一个元宇宙?

青春元宇宙故事



插画 程霖

食梦(小说)

王洁(32岁)
宁波财经学院创意写作教师

我是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第一次看见它的。

妈妈在杂货商店当售货员,每天傍晚五点半下班。她骑着一辆吱吱嘎嘎的红色自行车,载着我穿过喧闹的小城镇回家。爸爸厂里的职工宿舍在市郊,那里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家,骑自行车有20分钟的路程。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梦里最无聊的时刻。

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睡眼朦胧,头贴在妈妈的背上。绿灯亮起,妈妈跟随着汹涌的自行车大潮穿过十字路口,就在街角转弯处,我突然坐直了身子。妈,你看!那是什么东西啊?我惊呼了起来。只见紧挨百货大楼矗立着一团巨大阴影,那是一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生物,个头比百货大楼的钟楼都要高。那怪兽长着一只弯弯的长鼻子,犹如山峦浸在晚霞中。此刻它正低垂着眼眸俯视着我,目光像湖水一样沉静。

什么?妈妈被我吓了一跳。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,在金色的漫天晚霞中,大楼后面只有一团层层叠叠的火烧云,那里并没有什么巨型怪兽。难道是我眼花了吗?我揉了揉眼睛,那团火烧云突然闪烁了几下雪花点,就像是信号不好的电视画面,随后又恢复了原状。

我还想喊妈妈再看,可是身后传来了别人的车铃催促声。妈妈没有再理会我,跟着自行车大潮驶过路口。我坐在后座上频频回望,可是那团火烧云再也没有任何变化了。

等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,爸爸出差去了,家里只有我和妈妈。妈妈正忙着做晚饭,我趴在爸爸的书桌前,摆弄着他那台半导体收音机。我转着机器上的大旋钮,收音机里传出沙沙沙的噪音。突然,收音机里杂音消失了,一个僵硬的机械音在嗡嗡响鸣:神经接驳装置退出故障,虚拟场景渲染系统超载30%。响应超时,请重试!房间里暖黄色的白炽灯剧烈闪烁起来。在忽明忽暗间,我看见房间的墙壁和地板中流淌着一股股绿光荧荧的数据溪流。我吓得大叫一声,夺门逃了出去。

我站在门口瑟瑟发抖,不理解刚刚看到的一切。是幻觉吗?就和我在街口看到的怪兽一样?我愣在原地,直到妈妈喊我吃饭,我才回过神来。我小心翼翼地将房

门打开一条缝,朝里面瞄了一眼:房间恢复了原状,收音机里传来歌声,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我心里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安。当天晚上,我从噩梦中尖叫着惊醒,妈妈急忙从隔壁房间跑到我的床前,打开床头的台灯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我噙泣着说,我梦见我长大了,躺在一台冷冰冰的机器里,头上戴着奇怪的头盔。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,捧着一块玻璃面板在上面点点画画。那个时代非常遥远。

妈妈指着五斗橱上方的挂历给我看。挂历上波浪卷发的时髦女郎笑靥如花,旁边鲜红的字体印着1987年和生肖兔的图案。这让我安心下来,那只是一个梦。我今晚能和你睡吗?我问妈妈,我害怕又做噩梦。

可以啊。妈妈说,等你长大了,你就不会怕噩梦了。

暖黄色的灯光给一切都蒙上毛茸茸的质感。等我长大了,这一切都会改变吗?我想起梦中那个冷冰冰的未来,我不想长大,我想永远待在这里。

一切不会改变,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妈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被窗外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吵醒了。我揉着眼睛坐起来,发现妈妈并不在身边。隔着飘动的窗帘,我发现有一头巨型生物伫立在窗外。它比整栋宿舍楼都要高大,在黑夜中睁着一双发光的眼睛。

这是我在百货商场后面看到的那头长鼻怪兽!我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,冲出了家门。我想去敲邻居家的门求助,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,所有的门窗和灯火都变成了印在墙壁上马赛克图案。所有的人都不见了。

我冲下了楼,慌张地跑到了大街上。街道上空旷无人,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延伸至远方的黑暗中。巨大的怪兽就屹立街道中央,身披厚重的黑色皮毛,与无边的夜幕融为一体。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我,双目犹如明焰一样的熊熊燃烧。别害怕。它耸动着长鼻上的鼻子,用醇厚如夜的嗓音说道,我不会伤害你的。

你是什么?我怔怔地说,我、我这是在做什么?是在的,人造的长梦。怪兽低沉低语,我是獬,我以梦为食。

我听不明白它的话。我跟它转身去,沿着长街缓步走远,街灯在它巨大身躯上留下斑驳的光影。它带着我穿过星夜下的城市,一块

块灯光凝固在夜色里,如同剔透的琥珀;群星也定格在天空中,不再闪烁,也不再游移。一路上的楼房、巷道和小桥都泛起莹莹绿光,无数股数据清流在建筑层的缝隙间汨汨流淌着。一个机械音在云层中嘶鸣:神经接驳装置退出故障,虚拟场景渲染系统超载75%。响应超时,请重试!

我被周围的景象吓到了,仰头问巨獬:你要带我去干吗?

醒来。它答道。我们来到了市郊,爸爸在周末时常常来这儿玩。这里的外墙上绘着卡通图案,它突然朝我眨了眨眼睛,贴着墙壁往前飞奔而去。就是这里。獬俯首望着我,它的目光深沉而温柔,这里是梦境的源头,一切问题的答案。

我走进大门,前方是一条走廊。四周笼罩着幽蓝色的光影,就好像是在深遂的水底。我往前走,各种物件在我身边漂过:彩漆的儿童三轮车、装饼干和装宝塔糖的方形彩色铁盒、哒哒作响的发条玩具青蛙。在奔涌的数据溪流中,无数的物件突然生成,又突然消失。

这是怎么回事?我环顾着四周。这座小城并不存在,是程序模拟出来的。獬的声音响起,仿佛在远方,又仿佛在耳边,这是一套AI支配下的虚拟现实系统,它读取了你记忆深处的内容,并以此模拟出了这座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。随着你沉浸越深,AI对记忆的读取就越细致,这座城市得以不断生长。我们已经不能关掉它了,除非是你从这场数字长梦中主动醒来。

此刻,我走到了走廊尽头,一面哈哈镜立在眼前。镜中我的面孔不再是孩童,而是一个满脸胡茬儿、面容憔悴的男人。我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,却触碰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:那是扣在我头上的VR头盔。

AI可以模拟出无限接近真实的世界,所有我们埋藏在记忆中的一切都能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重塑出来。但那些幸福和温暖,那些感受到的爱,虽然也是人造的幻影,却有着别样真实的意义。

我摘下了头盔,那个机械音提示道:神经接驳装置退出成功。我睁开双眼,发现自己躺在冷冰冰的沉眠舱里。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,捧着一块平板电脑在操控着。你终于醒了,欢迎回来。她微笑着说。她的眼睛沉浸而温柔,一如穿行于梦境中的獬。

失控观众(小说)

杨安楠(23岁)
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

待量子刑警王水和小小刀追踪到阴气最重的西南部编号K22的街道,两人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家名为FJ的电子电影院。通往影厅的幽暗通道里,在全息液晶屏的映照下,一列列看起来像电极贴片一样的义脑在光影中闪烁着。通道一旁的长椅上,并排坐满了紧盯荧幕的客人,他们正期待着影厅开门营业。

电子电影院是元宇宙1.0时代兴起的最大规模的娱乐场所,在这里人们可以租借义脑,通过义脑和本体大脑的联通,选择自己心仪的电影剧情进行体验,即可实现一心二用。由于近些年全覆盖量子WiFi的快速发展,有些人也会偷偷租借,并带着义脑去上班,企图摸鱼。

好痛!小小刀的后脑勺似乎被棒槌敲了一下。他猛地回头,目光穿过人声鼎沸的走廊,看见远处一个黑影迅速闪进角落。王水脸色怔了怔,怎么了?

脑壳好像被人敲了一下,痛死我了。小小刀一边摸着脑袋一边回头张望着,刚刚我一回头,他指了指走廊尽头,感觉那边好像有人盯着我们似的。

哪有什么人啊!王水左顾右盼,啥也没看到。我们赶快去抓BUG通缉犯吧。他推着小小刀往里走。

小小刀看见进入影厅的通道门口,有一位检票员走出厅旁的储物间,手里举着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。观众涌上前去,争着领取预约好的义脑,检票员透过电磁广播告示大家,FJ影城从今天开始歇业,顿时人群乌泱泱作鸟兽散了,但一些不死心的观众仍然在门口不肯散去。

老李,你定的位到底准不准啊?数据漏洞最大的地方,就这?王水开问BUG数据标记仪,四下搜寻却一无所获。

按照我的推断,确实是这里没错。小小刀纳闷,好端端的影城为什么突然歇业了呢。阿肆,你今天迟到了,各种物件在我身边门口喊道。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紧握一个木箱小步跑着,一阵强风随他从敞开的门口飞进来。王水一把抓住长椅扶手,小小刀一把抓住王水。

名叫阿肆的男人站定,放下手中的木箱,拿出检票员手中的工牌。小小刀看到工牌上写着电子电影修复工,阿肆010。他打开通缉犯名录信息终端卷轴,搜索阿肆,一片空白。竟然查无此人!小小刀心中生出一丝疑惑。

这里要修复一下。大厅里,一位男观众低吼,接着念念有词,对着空气摸索着什么。标记仪幽幽地闪起来,显示人群有异常,小小刀拉着王水走了过去,标记仪悬空在他们身后,只见虚空中,异常的血红字体赫然显现。

我们是量子刑警。王水亮明身份,供职于元宇宙B-4分区数据修正所。男观众喉咙里的声音变得嘶哑,愈发混沌,接着他双膝跪倒在地。小小刀蹲下,想要凑近看清男人的面孔。

只一刹那,男观众怒目圆瞪,面部青筋爆裂,颈动脉咕咕作响,他抬起双臂的机械义体,一把抱住了小小刀脖子。

糟了,是元病毒!王水一个箭步朝元

病毒冲去,蓄力的左拳疾速落下。男观众咯咯笑起来,身上的人皮猛地撕裂,机械义体露出,闪着尖利的锋芒。他已完全恢复元病毒的本貌。

惊魂未定的小小刀爬起来,熟练地疏散周围的观众。元病毒到底是速度快过王水,他低身冲向阿肆。

小小刀拿起标记仪,苍白的光愈发闪耀,刺眼。再明亮的会,若是经过了义体金属冰冷的走廊,也会生出利刃来,在人的心尖上挑起一道浅痕。

王水瞄准元病毒,在他身后,踏步跃起,左腿微曲扣膝,扭身,碾动重心,一个勾拳捶在元病毒的后颈。元病毒低声呜咽,却没有转身再攻击王水,而是死死擒住阿肆的腰,要将他高高举起。

把我的身体,我的灵魂,还给我阿肆。小小刀的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,他终于改好信息终端,封锁住了周围的网络,起码在终端的控制范围内,元病毒是逃不出去了。眼下,只等修正哨兵收到信息赶来。

我劝你放下这个执念吧。阿肆竟然笑了起来,自打在这里工作开始,这身体,这灵魂,早已不是我的了。阿肆转而神情黯淡,似乎一切已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元病毒愕然,松开了手,你什么意思?

阿肆指了指转角墙面上的员工名单,你自己看。

王水绕在元病毒侧身,一起跟了过去。这里的员工,名字只有阿叁和阿肆,跟在后面的编号是工作等级,数字越高,级别权力越大。

所以,你根本就不叫阿肆?王水看着瘦小的男人,你到底是誰?

我也不知道。阿肆眼神低垂,我们的名字,早就被抹去了,留下的只是花名和层级。我知道,你们是来修正元病毒的,他就是我们这里聚成的乱码,或许,这也是我的未来吧。

这,这里不是看电影的地方吗,怎么会生成元病毒?王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王水!小小刀冲着量子对讲机着急地唤,我知道了!

见王水一脸不解,小小刀将修正哨兵发送的资料传到王水的全息计算手环上。

大脑不过是某种线路,用合适的方式造出的一台机器,即意识。通过义脑和大脑脏体进行人机融合,植入模拟式信号源而脑际通信,慢慢替换原宿主的灵魂,将原宿主培养成合适的容器。

下一步,建立电子电影院,以免费租借义脑观影的福利诱惑合适的容器收编为员工,长年累月重复同一种传统的机械劳动,让他们逐渐分离自己的人格,失去自我的意识。

被分离出的人格再进一步分化,编写无情理性人格的程序代码植入。在这里,容器将舍弃原宿主的名字,被赋予新的身份,接受新的价值观、规矩和法则。

所以,整个电子电影院就是元病毒的源代码吗?

快跑!王水和小小刀紧急疏散人群。待至FJ影城的出口处,小小刀智能眼镜的显示屏竟然弹出了熟悉的旋转蓝色骷髅头,旁边还有welcome

我等很久了,可爱的刑警们。元病毒低沉的嗓音从高大的阴影中扩散开来。

